

梧桐雨连载61

## 梧桐雨

## 第二章 天亮了



作者 陈松

## 叛徒

(接上一期)

1947年3月,中共在撤离上海前,要地下党员黄亦新来到上海。黄亦新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黄埔四期毕业,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与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建立了联系。上海局建立后,中共领导通过黄亦新将这些上层策反关系转给了上海局。上海局派花文忠接上关系,由他对黄亦新直接领导,进行国民党上层军官的策反工作,为海军起义作好准备。

“广州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武器装备先进,军官都由英国培训回国,是长江防线上的“流动炮台”,对解放军渡江构成很大威胁。解放后才清楚,“广州号”上有多条线索在酝酿起义,但由于当时均为秘密联系,起义前互相并不知道。由陈红梅直接联系的是一些海军下级军官,他们都有反内战情绪并在议论起义。“宁波号”的下级军官王义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弟弟王刚则是金陵大学学生、地下党员。南京市委获得此信息后,陈红梅派王刚与其兄王义联系,了解情况并布置工作。她自己三次到上海约王义见面,商定了十点计划,后来因为“广州号”停泊在上海吴淞口,陈红梅将这个策反关系转给上海局策反委直接领导,改由另一位地下党的同志与王义等起义军官联系。1949年2月25日“广州号”从吴淞口起义北上,600多名官兵在邓舰长的支持下将军舰开到烟台解放区。“广州号”起义的影响极大,以后又陆续带动了“江浦号”、“江防号”等的起义。

南京江边,拱卫着南京江防大门的,就属一左一右的燕子矶和笆斗山。据传,燕子矶是玉帝的一只大斗鸡变的。有一天,大斗鸡溜出了天宫,来到了江东头,看到江里的船上白花花的大米,为了不让人看见它,变成一只石头堆。还扇翅

## 烈士陵园

自此之后,大姐与我两姐弟之间,反而相处的更加融洽,她们也更爱护弟弟秉辰,有空三个人总是一起出去玩。虽然大姐督促两个弟弟念书作功课不像以前那样凶了,但我、秉辰两兄弟反而更用功了。每当伟伟、力力、兰兰、阿怡、阿燕来玩,大姐也像姐姐似地疼爱大家,且尤其喜欢阿燕,常买兰花豆、葵花子给她吃。

显然,王志文和昭信表姐已经成了新政府里的骨干力量,在这百废待兴的时期,自然是忙得焦头烂额。除了偶尔来周家转转,传达一些新政府的新做法之外,他们几乎到了以机关为“家”,以家为“旅馆”的地步。

那个第一次到周家来看望的军人项叔叔,后来又来过一次,他好像是军管会里面一个不大不小的负责人。解放初期不兴叫官,称官为负责人或干部,官方叫公家。事实

上军管会里的官与兵,我只能从年龄上或军装上大致分得出,年龄大的是官,反之则是兵,四个口袋的是官,二个口袋的则是兵。至于刚成立的各级政府里的干部,几乎清一色的穿蓝和银灰色的制服。连男女都难分清。所以李清泉戏称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一个庙堂里出来的菩萨。袋袋里厢挖不出一只大洋来。除了闹革命,打倒反动派。老婆不知到哪里去娶? 儿子生下来不知吃啥? 所以他说,难怪国民党要失败,共产党原来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自从项叔叔说过要修建烈士陵园之后,母亲没有再向公家去提此事。她认为凡是共产党人承诺的事,必定是和家义一样的,说到做到。她的原话是,既然人家主动提出修建烈士陵园,必定言而有信,只要拭目以待即可。

过了三个多月不见动静。母亲便有点急,托王志文捎信给项同志,能不能在重新入殓时见一见父亲的遗物。回答是可以! 不久,项同志在王志文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周家。声称烈士陵园快建好了,请母亲放心。母亲说:“项同志的心真细。没想到做事这般体贴入微。”

在此之前,秉乾大哥也已托人往家里捎来了口信。他告诉母亲,他在浙江山区参加剿匪,工作和战斗任务非常繁忙,一旦任务完成他就探亲回家。母亲亲笔写信,让带话的人转交给他,信中说:父亲长眠处的烈士陵园快修好了,要他必须回来看看。那年月,浙东山区尚无法通信,连捎口信来亦颇为困难,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来形容其珍贵,也决不为过。所以,母亲直到从来人处得到大哥的消息,方确认儿子秉乾尚活着,且还继续着丈夫未尽的事业,战斗在消灭反动派的战场上。一方面,她感到安心;另一方面,她又多了一个心病,那就是盼着儿子秉乾平安归来! 因为她知

志,能不能在重新入殓时见一见父亲的遗物。回答是可以! 不久,项同志在王志文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周家。声称烈士陵园快建好了,请母亲放心。母亲说:“项同志的心真细。没想到做事这般体贴入微。”

对于周先生舍生取义的高风亮节,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缅怀,也对周夫人及全家表示衷心地慰问。我们正通过国民党逃跑时未及处理的有关材料,尽力追查缉捕出卖周家义先生的叛徒,一定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雪恨。”大姐闻言,“哇”地放声恸哭起来。刘妈和我、秉辰也随之跟着大哭起来。我恨得甚至忍不住脱口而出:“我也要为爸爸报仇!”过了许久,屋里的人才由恸哭变成啜泣。

母亲强忍着痛苦,为了止住抽泣,连整个身子都在微微颤抖,且将手按压住隐隐作痛的心口。大姐见状,只能收住还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从房间里拿来硝酸甘油,让母亲服下。我则在心里默默劝着母亲:妈,你切不可因悲恸欲绝,搞坏了自己的身体! 请相信我,一定会不忘爸爸的教诲,有机会一定为爸爸报仇雪恨!

然而,母亲却突然停止了啜泣,用平静地语气说道:“我相信组织上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尽快抓捕和处决出卖家义等革命同志的叛徒;我相信家义他总有一天会……会回到这个家里来的,即使等到阴历除夕,我都会为他准备一双碗筷,一个酒盅。我绝不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是要多此一举,而是,因为走的时候,我们就有约定,等到解放,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我想,从今往后,他依旧时时刻刻与我们一大家人生活在一起。他,家义的……后来找到了吗?”

“只知道当时与他一起牺牲的同志有十几个,但遗体都被草草埋了。”项同志回答说,“在雨花台牺牲的同志,其实很少能找到遗体,但从民盟那里,我们得到了一些遗物,且为他先建了简易的坟墓,还立了碑!”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已经哽咽,以至于说不下去。

听了项同志的诉说,母亲反倒更加平静下来,用了谅解地口气说:“我相信你们已经想了许多办法,尽了最大的努力!”

“国家已经在筹划建造烈士陵园,让后人永远铭记像周伯伯那样的,为了新中国诞生而牺牲的许多先烈。烈士陵园一旦建好之后,我们会请老大姐前去祭奠!”说完,项同志和军管会的人,以及王志文就准备告辞了。这时,汽车司机抬来了两袋大米和两袋面粉,一小桶豆油。还说,明天再运点煤来。母亲感觉很疲惫,除了致谢,没有再说更多的客气话。刚刚降临我们家

的,那种因为解放而带来的欢乐,就这样,因为爸爸牺牲的消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然,因为是烈属,周家也成了靠公家的抚恤金过日子的家庭。不仅大姐、我、秉辰弟弟,都可享受读书全免费的待遇,连夏天的单衣和冬天的棉衣都按时发给。尤其是冬天深蓝色的棉列宁装,再配上护耳棉帽,是即神气又时髦,常惹得月牙湖的邻里都羡慕不已。刘妈便常说,还是解放好,先生没了,照样有衣穿有饭吃。毛主席恩重如山呢!

周秉悦想办法弄来了一张,毛主席头戴八角帽的半身像。母亲便叫刘妈进城买了一个精制的像框,配上亮亮的玻璃,将毛主席像挂在客厅中央。时刻让毛主席用仁爱而气派的目光看着大家。大家便觉得脸上都增添了一层光彩。秉辰甚至常常把母亲藤椅子上的坐垫拿来,要给毛主席像行叩拜礼。刘妈嘻皮笑脸道:“你小子心不诚,小心后面长出尾巴来。快! 洗澡换衣服,这才几天没换的衣裳,就脏得像抹布了。换干净了再拜不迟!”这是她对几个小孩管理的最高权限,在这个权限内,她的权威甚至超过母亲,但是,几个孩子还就都服她管。

宁杭公路两旁林子里的军官临时用帐篷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几排芦席搭的大草棚子,这是解放以后南京城边上最初的兵营。当兵的每天清晨出操跑步,下午练队列、刺杀、投弹和射击,引得小孩都去看热闹。且跟着当兵的一道,喊得震天响。甚至用树枝和竹杆扛在肩上,当枪来操练。连阿燕、兰兰这些小姑娘也掺合进来捣乱,搅得当兵的操练不下去。闹得领操的陈连长直叹气摇头,叉着腰踱过来和他们这帮小孩商量:“能不能光看不动作,或者是散操后再哄闹?”没想到,这帮小家伙,答应是答应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让他们每人扛一次真枪,保证不搂扳机。娃娃们已经明白,一搂扳机,子弹就能从前面飞出来伤人。

轮到秉辰、阿燕他们扛枪了。秉辰竟劝阿燕别扛,并哄她说,说不定子弹会从枪屁股后面飞出,打中你的头,那就了了。阿燕答应后,反而塞给秉辰一支香芝麻糕。秉辰掰了一半自己吃,另一半还给阿燕。力力就说秉辰:“吃了糖又泡了妞,没出息到家了!”

我便护着弟弟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没出息的是你力力!”

我扛了枪,心里为爸爸报仇的欲念急速膨胀,又同力力商量,问他:“想不想早做大人?”力力用小猴眼眨眨巴问:“是啥意思?”

我便告诉他:“早做大人的办法就是当兵吃粮,可以成天打枪玩,抓坏人,家里还成光荣家属。”力力马上跟我勾小姆指说:“好,当兵去,不去是小狗。”

中午,当兵的正在开饭,此时我的肚中已饥肠辘辘。那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令我甚至感觉,从没闻过如此这般香的饭菜。陈连长蹲在草棚前吃得正香。见我和力力远远地瞄着他,便喊我们过去。问我们吃中饭没有,我没作声。力力却说,过一刻回家吃。陈连长二话没说,叫当兵的给我们盛来饭菜。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里外里饱餐了一顿后,还扭扭捏捏地不肯走。陈连长左问右问。我便说:“陈连长,我和力力要当兵,行吗?”

“要当兵? 瞎! 不行不行,还没枪高呢!”

“你们不是收娃娃兵吗? 我也要消灭反动派,为我爸报仇!”我勇敢地说。

“谁说收娃娃兵? 再说以前是战争年代,现在不收兵啦。不过看你人小志气大,我保证,我们部队一定为你爸爸报仇!”

我和力力觉得挺扫兴。结果,陈连长送了我们四颗子弹壳。黄亮亮的,能当哨子吹。

晚上临睡觉前,大姐发现二颗子弹壳,厉声问我是哪里弄来的? 且训斥我不要玩这些东西,说不定会爆炸,我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她,大姐一下子听愣了神,捏住子弹壳,瞧了半天不说话,然后就突然地搂住我,失声痛哭起来,还喃喃地说:“过些时候上雨花台……看看爸爸的坟!”

“爸爸为啥不埋在月牙湖?”我哭着说:“爸爸喜欢开满紫云英的四方城!”

“爸爸是烈士……雨花台的红石头是烈士的血染红的!”

“长大了,我发誓要抓叛徒,杀反动派,为爸爸报仇!”

大姐只顾哭她的,母亲和刘妈赶过来,劝了好一阵才止住了她的哭泣。在我的印象中,姐姐从来没有这样痛哭过。我慌慌张张地藏好了子弹壳没被母亲发现,但刘妈却责问我为啥惹姐姐生气? 我便只能硬扛着不吭声。

使着绊儿,什么小孩的无赖动作都要。可是大家都玩得非常尽兴。

正踢得欢。当我快冲到“球门”前时,忽然瞥见大姐坐在草地边上看着我们踢球。她的身旁还站着一个英俊的军人。我只觉心头猛地一颤,定眼一瞧,原来是秉乾大哥。天空、草地、树林和河湾顿时变得鲜亮起来。又像是久旱逢甘霖的秧苗,一下子迎来了一场久违的春雨。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

“秉坤!”大哥在呼唤,显然也看见了我。我回转身大喊:“弟弟,秉辰,大哥回来了!”那周秉辰听见招呼,也朝大哥奔去。

跑到跟前,我才发现,大哥那张原来白净的脸,已然晒成了古铜色,鼻翼以下的胡茬部分还泛着铁青的颜色。如果乍一看,真还有点认不出来了。加上他穿着一袭土黄色的军装,身上散发出浓烈的烟草味,我便想,大哥这两年在外面闯荡,一定是风餐露宿,饱经风霜的。(未完待续)